

朱子文集

四





朱子文集

(四)

朱熹撰

朱子文集卷之六

答林德久

所論日用功夫甚慰所望。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。此恐未然。此心操舍存亡。只在瞬息閒。本不須大段著力。然又不可不著力。如此久之。自然見效。若如此論。竊恐非晚定。須別求捷徑矣。窮理亦無他法。只日間讀書應事處。每事理會便是。雖若無大頭段增益。然亦只是積累久後。不覺自泆治貫通。正欲速不得也。後書所疑。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。熹嘗愛韓子說。所以爲性者五。而今之言性者。皆雜佛老而言之。所以不能不異。在諸子中。最爲近理。蓋如吾儒之言。則性之本體。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。如老佛之言。則先有個虛空底性。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。不然。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。裏面包得四者。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。只見得他說得熟。故如此不能無疑。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。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。磊塊其閒。皆是錯看了也。須知性之爲體。不離四者。而四者又非有形象。方所可撮可摩也。但於渾然一理之中。識得箇意思情狀。似有界限。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。然此處極難言。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。如言四端。又言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之類。是於發處教人識取。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。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。但本體無著摸處。故只可於用處看。便省力耳。

答劉朝弼

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。讀之三日。未得其所。以然。故敢布之左右。熹聞之。君子之於學。非特與今之學者。並而爭一日之功也。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。而後已。然後可與語學矣。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。而後已。則非規纏綴緝之所能就。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。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。然後可得而至也。夫古人之學。何爲哉。致知以明之。立志以守之。造之以精深。充之以光大。雖至乎聖人。可也。不出乎此。而營營馳騁於末流。竭精憊思。惟懼夫蓄藏之不富。誦說之不工。雖曰能之。非吾之所謂學也。蓋循乎古人之事。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。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。得時而行。亦何所不利哉。由今之所爲。極其效。足以與今之爲士者。並而爭一日之功。其得與失。又未可知也。心存得失。非棄學與。故足下之患。患知之不明。志之不果。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。蓄藏之不富。誦說之不工。則君子不患矣。僕之所聞如此。故於足下之文。詞義之閒。不知所以裁。惟足下有以亮之。

答常鄭卿

聞學中諸事。漸有條理。尤以爲喜。學校規矩。雖不可無。亦不可專恃。須多得好朋友。在其閒表率勸導。使之有鄉慕之意。則教者不勞。而學者有益。今得擇之復來。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。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。識道理。能作舉業者。三數輩參錯其閒。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。亦是一事。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。恐其閒有趨向不同。反能爲害。則不濟事也。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。教小學生誦書。旬日一試。如答墨義。然立定分數。考察去留。似亦有益。

答或人

前賢之說。雖或煩冗。反晦經旨。然其源深流遠。氣象從容。實與聖賢微意。泯然默契。今雖務爲簡潔。然細觀之。覺得卻有淺迫氣象。而玩索未精。涵養不熟。言句之間。麤率而礙理處。卻多有之。尹和靖嘗言。經雖以誦說而傳。亦以講解而陋。此言深有味也。近方見此意思。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。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。庶幾內外俱進。不負平日師友之訓。但恐無復此日耳。龜山立言。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。遂多假借寄託之語。殊不快人意。聖賢之言。則本是欲人易曉。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。

答孫仁甫

奉告反復其詞。又知賢者英邁之氣。有以過人。而慮其不屑於下學。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。夫人無英氣。固安於卑陋。而不足以語上。其或有之。而無以制之。則又反爲所使。而不肯遜志於學。此學者之通患也。所以古人設教。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必皆使之抑心下首。以從事於其閒。而不敢忽。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。而爲入德之階。今既皆無此矣。則惟有讀書一事。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。然不循序而致謹焉。則亦未有益也。故今爲賢者計。且當就日用閒。致其下學之功。讀書窮理。則細立課程。耐煩著實。而勿求速解。操存持守。則隨時隨處。省覺收斂。而毋計近功。如此積累。做得三五年工夫。庶幾心意漸馴。根本矗立。而有可據之地。不然。終恐徒爲此氣所使。而不得有所就也。

答黃子耕

時事傳聞不一。然亦未知是否。衰病閒散。既無所效。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。示諭且看大學。俟見大指。乃及他書。此意甚善。但看時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。字字句句。不可容易放過。常時暗誦默思。反覆研究。未上口時。須教上口。未通透時。須教通透。已通透後。使要純熟。直得不思索時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。驅遣不去。方是此一段了。又換一段。看令如此數段之後。心安理熟。覺得工夫省力時。便漸得力也。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。尤更親切。都是貪多務廣。慮遽涉獵。所以凡事草率麤淺。本欲多知多能。下稍一事不知。一事不能。本欲速成。反成虛度歲月。但能反此。如前所云。試用歲月之功。當自見其益矣。至於作無益語。以本心正理揆之。誠是何補於事。但人不作自己功夫。向外馳走。便見得此等事重。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。千條萬端。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。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。

答許景陽

一別十載。彼此皆非復往時矣。近見槐陰問答。覺得所論皆太寬緩。此非言語之病。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。來書所論未發之中。恐不如此。似看得太過了。只是此理對惡而言。則謂之善。對濁而言。則謂之清。對四旁而言。則謂之中。初非有二物。但惟聖人爲能全之。以致其用。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。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。曾子之說。似亦未然。嘗謂夫子此機。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。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。更無疑滯。若如所論。則夫子方是教他。曾子漸次消磨。曾子元未及下功夫。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。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。不可輕易立說也。

答胡季隨

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。不曾虛心反覆詳玩。章句之所絕。文義之所指。尙多未了。而便欲任意立說。展轉相高。故其說支蔓纏繞。了無歸宿。莫若且就本文細看。覺得章斷句絕。文理分明。卽聖人指意所在。與今日用力之方。不待如此紛拏辨說。而思已過半矣。恭叔所論。似是見熹舊說。而有此疑。疑得大概有理。但曲折處有未盡耳。當時舊說誠爲有病。後來多已改定矣。大抵其言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乃是徹頭徹尾。無時無處。不下工夫。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。不睹不聞。與獨字不同。乃是言其戒懼之至。無適不然。雖是此等耳目不及。無要緊處。亦加照管。如云。聽於無聲。觀於無形。非謂所有聞見處。卻可闕略。而特然於此加功也。又言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。見得此處。是一念起處。萬事根原。又更緊切。故當於此加意省察。欲其自隱而見。自微而顯。皆無人欲之私也。觀兩莫字。卽見此處。是念慮欲萌。而天理人欲之幾。最是緊切。尤不可不下工夫。故於全體工夫之中。就此更加省察。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。而後別以一心察之。蓋全體工夫。既無閒斷。卽就此處略加提撕。便自無透漏也。此是兩節文義不同。詳略亦異。前段中間著是故字。後段中間又著故字。各接上文以起下意。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文義條理。大小甚明。從來說者多是不察。將此兩段。只作一段相纏說了。便以戒慎恐懼。不睹不聞爲謹獨。所以雜亂重複。更說不行。前後只是麤瞞過了。子細理會。便分疏不下也。又季隨云。純熟未易

言也。此語恐有病。蓋季隨意閒。常說工夫極至之地。窮高極遠。決然是不可到。如中閒熹說。讀書須是精熟。季隨便云。須如文定之於春秋。方是純熟。今豈易及。亦是此意。夫謂工夫極至之地。如此之高。如此之妙。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。而以他人爲不知也。以爲人不可到。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。如此。則此講論。皆是且做好話說過。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。雖若有閒。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。不除此病。竊恐百事放倒。都不到頭。非是小失。幸深省而痛矯之也。又云。方其未至純熟。天理何嘗不可見乎。此又不看本文本意。而逞快鬪高。隨語生說之過。夫中庸本意。欲人戒謹恐懼。以存天理之實而已。非是教人揣摩想象。以求見此理之影也。伯壽下一見字。已是有病。季隨又更節上生枝。更不復以純熟自期。只是就此未純熟處。便見天理。不知見得要作何用。爲說至此。去本日遠。以言乎經。則非聖賢之本意。以言乎學。則無可用之實功。如此講論。恐徒紛擾。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。其他小節。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。幸更與諸君評之也。

答孫季和應時

所諭平生大病。最在輕弱。人患不自知耳。既自知得如此。便合痛下功夫。勇猛舍棄。不要思前算後。庶能矯革。所謂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者也。明善誠身。正當表裏相助。不可彼此相推。若行之不力。而歸咎於知之不明。知之不明。而歸咎於行之不力。卽因循擔閣。無有進步之期矣。他論數條。亦所當講。別紙奉報。幸并詳之。槩括程書。豈所敢當。當時諸先達。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。然自今觀之。卻似未爲不幸。況後學

淺陋。又安敢議此乎。子約漢唐之論。在渠非有私心。然亦未免程子所謂。乃邪心者。卻是教壞後生。此甚不便。近年以來。彼中學者。未曾理會讀書修己。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。未曾出門踏著正路。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。相引去無人處。私語密傳。以爲奇特。直是不成模樣。故不得不痛排斥之。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。

答諸葛誠之

示論競辨之端。三復惘然。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。兼取兩家之長。不可輕相詆訾。就有未合。亦且冥勿論。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。不謂乃以曹表之故。反有所激。如來論之云也。不敏之故。深以自咎。然吾人所學。喫緊著力處。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。如今所論。則彼之因激而起者。於二者之閒。果何處也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。正欲身率學者。一於天理。而不以一毫人欲。雜於其閒。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。義理天下之公。而人之所見。有未能盡同者。正當虛心平氣。相與熟講。而徐究之。以歸於是。乃是吾黨之責。而向來講論之際。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。厲色忿詞。如對仇敵。無復長少之節。禮遜之容。蓋常竊笑。以爲正使真是仇敵。亦何至此。但觀諸賢之氣方盛。未可遽以片辭取信。因默不言。至今常不滿也。今因來論。輒復陳之。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。

答項平父安世

示論此心元是聖賢。只要於未發時。常常識得。已發時。常常記得。此固持守之要。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。

周徧詳密。不靠一邊。故曰。敬義立而德不孤。若如今說。則只恃一箇敬字。更不做集義工夫。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。須是精麤本末。隨處照管。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。乃爲善學也。此心固是聖賢本領。然學未講理未明。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。不可不察。識得記得。不知所識所記。指何物而言。若指此心。則識者記者。復是何物。心有二主。自相撻擊。聖賢之教。恐無此法也。持守之要。大抵只是要得此心。常自整頓。惺惺了了。卽未發時不昏昧。已發時不放縱耳。愚見如此。不知子靜相報如何。因風錄示。或可以警所不逮也。伊川先生云。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。如合符契。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。深沈詳細。以究義理要歸處。乃爲有補。若只草草領略。就名數訓話上著到。則不成次第。

答項平父

錄寄啓書。尤以愧荷稱許之過。皆不敢當。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。至論爲學次第。則更儘有商量。大抵人之一心。萬理具備。若能存得。便是聖賢。更有何事。然聖賢教人。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。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。蓋爲此心此理。雖本完具。卻爲氣質之稟。不能無偏。若不講明體察。極精極密。往往隨其所偏。墮於物欲之私。而不自知。近世爲此說者。觀其言語動作。略無毫髮。近似聖賢氣象。正坐此耳。是以聖賢教人。雖以恭敬持守爲先。而於其中。又必使之卽事卽物。考古驗今。體會推尋。內外參合。蓋必如此。然後見得此心之真。此理之正。而於世間萬事。一切言語。無不洞然了其白黑。大學所謂知至意誠。孟子所謂知言養氣。正謂此也。若如來論。乃是合下只守此心。全不窮理。故此心雖似明白。然卻不能應事。此固已失。

之矣。後來知此是病，雖欲窮理，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，而使務爲涉獵書史，通曉世故之學，故於理之精微，既不能及，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。所以僣僣無所依據，雖於尋常淺近之說，亦不能辨，而坐爲所惑也。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，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，而不可偏廢也。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，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，茫然兩無所見，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，以自欺而欺人耳。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，此豈難曉之病耶？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，物無不至之心，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，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。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，又未嘗入思議也。其所是非取舍，亦據己見爲定耳。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，物欲之蔽，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？便謂存誠愈固，養氣愈充，吾恐其察之未審，而自許過高，異日忽逢一夫之說，又將爲所遷惑，而不能自安也。中間得葉正則書，亦方似此依違籠罩，而自處甚高，不自知其淺陋，殊可憐憫。以書告之，久不得報，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。大學章句一本，謾往，其言雖淺，然路脈不差，節序明審，便可行用，幸試詳之。

答項平父

所論義襲，猶未離乎舊見。大抵旣爲聖賢之學，須讀聖賢之書。旣讀聖賢之書，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，字字融釋無窒礙處，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，識得如今爲學功夫，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。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，專以浩然之氣爲主，其曰是集義所生者，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，而自生

於內也。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。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。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。言心有不慊。即是不合於義。而此氣不生也。是豈可得而掩取哉。告子乃不知此。而以義爲外。則其不動心也。直彊制之。而頑然不動耳。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。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然告子之病。蓋不知心之慊處。即是義之所安。其不慊處。即是不合於義。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。卻有見得此意。而識義之在內者。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。亦有必待講學省察。而後能察其精微者。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。皆指爲外。而以爲非義之所在。遂一切棄實而不爲。此與告子之言。雖若小異。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。以此相笑。是同浴而譏裸程也。由其所見之偏如此。故於義理之精微。氣質之偏蔽。皆所不察。而其發之暴悍狂率。無所不至。其所慨然自任。以爲義之所在者。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。來諭敬義二字。功夫不同。固是如此。然敬即學之本。而窮理乃其事。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。洪範皇極一章。乃九疇之本。不知曾子細看否。先儒訓皇極爲大中。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。其說如何。幸推詳之。復以見告。逐句詳說。如注疏然。方見所論之得失。大抵爲學。但能於此等節目處。看得十數條。通透縝密。即見讀書凡例。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。皆可以漸得之。言語之中矣。

答郭希呂

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。甚善甚善。此事他人無致力處。正惟自勉而已。但謂學問大端。不敢躡等言之。則鄙意有所未曉者。夫學問豈以他求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。但其功夫所施有序。而莫不以愛親

敬長爲先。非謂學問自是一事。可以實之度外。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。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。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。以求孝弟之實。則閨門之內。倫理益正。恩義益篤。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若以學問爲一大事。不可幾及。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。乃欲別求一術。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。竊恐天理不明。人欲橫生。其末流之弊。將有不可勝慮。不可勝防者。不審賢者以爲何如。

答郭希呂

來論縷縷。似未悉前後鄙意者。蓋人心有全體運用。故學問有全體工夫。所謂孝弟。乃全體中之一事。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。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。而其餘事。可一切棄實而不問也。故聖賢教人。必以窮理爲先。而力行以終之。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。則孝弟固在其中。而他事不在其外。孝弟固不容於不勉。而他事之緩急本末。亦莫不有自然之序。苟不明此。則爲孝弟者。未免出於有意。且又未必能盡其理。而爲衆事之本根也。今以六經、大學、論語、中庸、孟子諸書考之。可見矣。希呂自謂多病。故不能精思博學。而姑用力於其所及。則固已爲自棄。而猶可諉曰近本。若遂以爲孝弟之外。更無學問。則其繆見甚矣。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。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。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。此之不爲。而彼之久爲。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。吾不信也。希呂其更思之。書院規模。且隨事隨力爲之。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。方見次第。不須如此預先安排。記文扁榜。尤其是外事。但此等意思。卽見浮淺外馳之驗。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。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。太極、西銘、通書各註一本。試熟讀而思之。亦求理之一端。

也。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。久之不已。雖無緊要功夫。亦有得力處也。

答時子雲

來論滿紙深所未諭。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。所以如此執著。放捨不下。今想未能遽然割棄。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。將古今聖賢之言。剖析義利處。反復熟讀。時時思省。義理何自而來。利欲何從而。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。孰輕孰重。必不得已。孰取孰舍。孰緩孰急。初看時似無滋味。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。則自然放得下矣。捨此不務。紛紛多言。思前算後。展轉纏縛。一生出不得。未論小小得失。政使一旦便登高科。躋顯官。又須別有思量。擘畫。終不暇向此途矣。試思之如何。向編近思錄。欲入數段。說科舉壞人心術處。而伯恭不肯。今日乃知此箇病根。從彼時便已栽種。培養得在心田裏了。令人痛恨也。

答王伯禮洽

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。伏羲畫卦之法也。說卦天地定位。至坤以藏之。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。帝出乎震以下。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。而推其義類之詞也。如卦變圖。剛來柔進之類。亦是就卦已成後。用意推說。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。非真先有彼卦。而後方有此卦也。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。先儒非之。以爲乾坤合而爲泰。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。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。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。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。若如文王孔子之說。則縱橫曲直。反覆相生。無所不可。要在看得活絡。無所拘泥。則無不通耳。易中先儒舊法。皆不可廢。但互體五行。納甲飛伏之類。未及致思耳。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。然舊圖亦

未備。頃嘗修定。今寫去。可就空處填畫卦爻。而以彖傳考之。則卦所從來。皆可見矣。然其閒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。須細考之。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。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。

答趙幾道淵

所論時學之弊甚善。但所謂冷淡生活者。亦恐反逞而禍大耳。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。正爲此也。向來正以吾黨孤弱。不欲於中自爲矛盾。亦厭繳紛競辨。若可羞者。故一切容忍。不能極論。近乃深覺其弊。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髮髯。一味只將私意。東作西捺。做出許多誠淫邪遁之說。又且空腹高心。妄自尊大。俯視聖賢。蔑棄禮法。只此一節。尤爲學者心術之害。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。渠輩家計已成。決不肯舍。然此說旣明。庶幾後來者。免墜邪見坑中。亦是一事耳。

答劉仲則桀

示諭學問之道。不專在書冊。而在持身接物之閒。理固如此。然便全舍去書冊。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。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。未必皆能識其本原。而中於機會。此子路人民社稷。何必讀書之論。所以見惡於聖人也。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。益取聖賢之言。而讀之。而思之。當自覺有進步處。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。大學章句一通。謾奉致思之地。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。循次漸進。爲可得之。如百宰九鼎。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。

答黃冕仲

所論爲學功夫甚善。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。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。卻恐迫切而反失之。但且悠悠隨其所向。便是持守久之純熟。自見次第矣。讀書且就分明處看。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。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。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。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。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。不專恃此爲本領耳。善之所在。卽當從之。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。

答沙縣宋宰南強

陞伏山閒聽於道塗。與凡士友之言。具知政績之美。竊謂今之爲吏者。揀過目前。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。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。民不告勞。而官無廢事。是可尙已。如聞當路頗已相知。更願益修其在我者。其實旣大。則其聲愈闕。將不可揜。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。

答李守約闕祖

讀書之法無他。惟是篤志虛心。反復詳玩。爲有功耳。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。便爲定論。或卽信所傳聞。不復稽考。所以日誦聖賢之書。而不識聖賢之意。其所誦說。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。如此豈復能有長進。前輩蓋有親見有道。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。想亦正坐此耳。所說持敬工夫。恐不必如此。徒自紛擾。反成坐馳。但只大綱收斂。勿令放逸。到窮理精後。自然思慮不致妄動。凡所營爲。無非正理。則亦何必兀然靜坐。然後爲持敬哉。

答葉正則

向來相見之日甚淺。而荷相與之意甚深。中間寓舍並坐移晷。觀左右之意。若欲有所言者。而竟囁嚅不能出口。前後書疏往來。雖復少見鋒穎。而亦未能彼此傾倒。以求實是之歸。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。及答問書尺。類多籠罩包藏之語。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。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。而無所疑也。世衰道微。以學爲諱。上下相徇。識見議論日益卑下。彼既不足言矣。而吾黨之爲學者。又皆草率苟簡。未曾略識道理規模。工夫次第。便以己見搏量湊合。撰出一般說話。高自標竄。下視古人。及考其實。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。不敢分明道著實處。竊料其心豈無所疑。只是已作如此聲勢。不可復謂有所不知。遂不免一向自瞞。強作撐拄。且要如此鶻突將去。究竟成就得何事業。未論後世。只今日旁觀。便須有人識破。未論他人。只自家方寸。如何得安穩耶。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。看得佛書。乃知世外瓌奇之說。本不能與治道相亂。所以參雜辨爭。亦是讀者不深考爾。此殊可駭。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。中間得君舉書。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。此蓋無他。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。不容有毫釐之差處。故作此見耳。欲得會面。相與劇談。庶幾彼此盡情吐露。尋一箇是處。大家講究到底。大開眼看覷。大開口說話。分明去取。直截剖判。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。似說不說。做三日新婦子模樣。不亦快哉。孟子自許。雖行霸王之事。而不動其心。究其根原。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。今之學者。不惟不能識此。而其所做家計窠窟。乃反在此四種病中。便欲將此見識。判斷古今。議論聖賢。豈不誤哉。相望千里。死亡無日。因書聊復一言。不審明者以爲如何。然勿示人。恐又起鬧。無益而有損也。